

原创经典译丛
沈志明◎主编



艺术之路

La voie de l'art

[法] 保尔·克洛岱尔◎著

罗新璋◎译



原创经典译丛

沈志明◎主编

艺术之路

La voie de l'art

[法] 保尔·克洛岱尔◎著

罗新璋◎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之路/(法)克洛岱尔著;罗新璋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8

ISBN 7-5402-1827-4

I. 艺… II. ①克… ②罗… III. 艺术评论-文集 IV. J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6619 号

Paul Claudel

L'œil écoute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46

责任编辑:里 功 张红梅 汤雁秋

装帧设计:王 毅

艺术之路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640 × 960mm 16 开 12 印张 115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作者简介

保尔·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诗人、剧作家、散文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二十世纪前半叶法国文坛的杰出人物。克洛岱尔中年时期在中国和日本任职二十多年，对东方文化深为热爱。代表作有诗歌《五大颂歌》、《下界之弥撒》、《圣徒诗叶》；剧作《金头》、《城市》、《人质》、《屈原之父》等；文论集《立场与建议》、《形象与比喻》、《艺术之路》（又名《以目代耳》）等。

灵魂也可以用颜色标定。

蓝色是天空，

玫色是黎明，

红色是血，

绿色是春。

最后，

有无穷无尽的景色和主题，

花草，动物，人物，风景，

这些透明柱子通过内壁吐露出来，

像通过肉体的记忆。

——保尔·克洛岱尔

前言和凡例

西方文艺思潮和流派名目繁多,兴衰更迭;文艺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几乎每个时代都出现过影响深远的文艺理论家。既为文艺理论家,一般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指导乃至主宰着当时的文坛。然而,一切系统理论都有时代局限;其思想方法和批评方式不无片面性。就拿十九世纪三位大文艺理论家圣伯夫、勒南、丹纳来说,他们的历史作用和作品价值虽不可抹煞,但他们对同时代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即代表时代精神或具有超前意义的原创性作品,往往视而不见,甚至横加指责,因为他们囿于自己实证主义社会学评论原则,常常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比如他们对同时代的斯当达尔、波德莱尔、福楼拜根本不理解,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历史证明,恰恰是这三位当时不被理解甚至受贬抑的作家,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影响最大。他们的作品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得到赞赏,进而他们的文艺评论和书信也得到重视,并被后人整理出版,最后他们的文艺观点成为指导二十世纪文艺创作的理



论基础。这种情况也反映到中国的翻译界和文艺评论界：圣伯夫、勒南、丹纳的著作早就有过介绍，很多文艺理论教材和书籍早就评论乃至运用他们的观点，而斯当达尔、波德莱尔、福楼拜的文学创作虽大量翻译，但他们的文艺论述很晚才开始介绍和翻译，而像《福楼拜通信集》这样的宝库，至今只有少量选译。

有成就的小说家、诗人、画家，大多创作经验丰富、文艺修养高超、学识精深、视野开阔而独特，但一般不写理论专著（少数除外，如萨特等），至少不写教科书式的理论专著。他们的文艺观点往往是零散发表的，或为人作序，或有感而发，或应付时局，或参与争论，所以一般不当作理论著作受人重视（少数除外，如维克多·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他们的文章看似缺乏系统，实则深入浅出，具有真知灼见，可谓“真佛只说家常话”，发人深思，回味无穷。比如《克伦威尔序言》至今仍有价值，仍被史家引用，而剧本早已乏人问津了。就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原有诗集十卷，早已散佚，独这篇序流传千古（字好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文章也是上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外皆然。

纵观中国的外国文艺引进工作，我们发现，各个时代的外国重要文艺创作和理论专著多有翻译和介绍，但重要作家和艺术家的文艺论述的介绍和翻译却不多，更缺乏整体性。如果说作家、艺术家主要靠其创作做出贡献，不等于他们的文艺论述可以被忽视。相反，更应倍加重视，因为他们的论述多为切身体会，是把感性上升为理性的东西，聚合了大量



后来成为经典的原创性思想元素。如果把每个时代名家有关文艺的重要言论汇总起来,编成丛书,便能看清他们文艺上的追求,对我们来说,仍然可以起到启迪思想,洋为中国的作用。所以,本《译丛》拟从各个时代择取一些以法国大作家为主体的著名人物,编译各家有代表性的文艺论述,分集出版,以飨读者。

编辑凡例:

一、选题标准,着重看作品本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品位以及在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地位,且必须出自名家之手。所谓名家,包括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学者等,就是说在各自的领域具有相当名望和享有一定历史地位的人士。

二、在符合上述标准的前提下,如有既定选本,则尽量采用,或略加增删,其余将由我们自己编选。每册字数一般在十五至三十万汉字,视内容而增减。

三、选择或编选的论著,大多数是第一次译为汉语,少数已有译文的,也将采用更好的版本,不同的编选,和新的译文。少数重用的译文或文章,将征得译者和作者的同意。总之,我们将严格遵守有关国内和国际版权的各种法规。

四、本《译丛》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译文前冠有译序或原序或代序,译文后一般配有述评或论文或年表或作者简介,以助读者更好理解作品和作者。另外,除原文注释,将根据需要,适当加译注。除标明原注



外,其他一律为译注,不再一一标明。

五、作品的表现形式力争多样:论著、杂文、书信、日记、序跋、游记、叙事、回忆等,涉及文学、美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电影、摄影、手工艺等,往往一书中就包括上列几个方面。

六、本《译丛》分辑出版,每辑五种。每种一般为一个作者的作品,或长篇大论,或短篇简章。但在少数情况下,一本集子也可收几个作者的文章,围绕一个主题,各抒己见。或集中几个同行,体现不同风格。

译 序



保尔·克洛岱尔的《艺术之路》，从前无由拜读，近由新璋兄译出，便有译稿先睹之快。不过，代价是要写点什么，以为译序。既有此等荣幸，当然不能推脱，至于是否弄得“佛头著粪”，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书中畅谈的佛兰德——荷兰绘画和西班牙绘画，是欧洲十分辉煌的两大画派，各有鲜明特色，完全可以与意大利画派和法兰西画派分庭抗礼，尽管它们彼此之间互有影响，而且还是在共同的大文化背景上发展起来的。以弗·范·艾克和范·德·韦尔德为代表的早期佛兰德画家，对物质世界的观察细致入微，对其表现则殚精竭虑，无微不至；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精神世界（当时主要是基督教的上帝世界）的揭示。尤其在艺术表现上，他们有极其高超的驾驭画面的本领，能够将在我们看来是工细到繁琐程度的刻画，轻而易举统一在高度完整的画面里，令人叹为观止。后期佛兰德大师鲁本斯，以及荷兰画派的诸位巨匠，借意大利经验以为己用，成就各自的特色。鲁本斯精力充沛，以巴罗克的运动讴歌生命。荷兰诸家，有哈尔斯的落拓不羁，有伦勃朗的苍劲沉雄，有韦梅



尔的幽幽雅韵……他们无比热爱自己的生活，满怀热情描绘周围的人和物，天和地，使我们至今感到分外亲近。至于西班牙绘画，天主教精神所体现的严肃，几乎贯穿始终；然而，他们的圣人圣徒很少有意大利金线绣花、珠光宝翠的华美服饰，而是衣衫褴褛，贫民而已，真所谓“圣贤出于贫贱”——西班牙艺术与穷苦百姓的密切关系，诚是其一大特点。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史前壁画，中世纪的罗曼艺术，文艺复兴的千怪杰埃尔·格列柯和雕刻巨擘贝鲁格特，“黄金世纪”的师兄弟苏尔瓦兰和委拉斯凯兹，十八世纪那位将艺术带入现代的独立不群的戈雅，以及现代的毕加索和米罗……便是它的骄傲。

有多少历代名家的千古绝唱和经典之作！如能目睹真迹，必领奥妙，仿佛直接在同艺术家对话，已是人生难得的幸福；倘若再能到艺术家生活过的地方，去作一番游历，了解风土人情，体察古今变化，出入真实虚幻，由是而深入到这方土地上发生的艺术，有所领悟，受到感化，乃至陶醉，更是无上的快乐。这对我们，实非易事；然而，对我们这位曾在中国当过多年外交官的法国文坛名人，并不很难，于是时有旅行，常在融融其乐之中，记述见闻，抒发感想，品评长短……总之，有了这些妙笔华章，海阔天空，洋洋洒洒，读着难免令人心生羡慕。

书中另一个大题目，是中世纪的哥特艺术，讲大教堂的建筑、雕刻、壁毯、彩窗、金银工艺，等等。这里要提醒读者诸君注意：克洛岱尔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谈论这些几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野蛮”的东西，语调平和而自然，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可是，要知道，这是经过百年多来



许多有识之士，共同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的结果。且不说那些专家，即中世纪学者；其中还有克洛岱尔的同辈前辈，如夏多布里昂，如梅里美——他还是一位拯救过不少中世纪遗迹的考古学家。中世纪（“黑暗时代”）艺术，主要以罗曼和哥特两种风格体现，原本属于一种近似中国表现体系的独立体系，在受文艺复兴否定了三百多年后重新得到甄别，是艺术史上非同小可的大事，说明世上——尤其在艺术表现领域——根本没有什么单一的绝对标准。文艺复兴科学写实体系，仅是人类认识和表现世界的一种手段，既非唯一，亦非最佳；对中世纪艺术，它不能称“进步”，只能是演变，因为在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之间，可以有新旧雅俗之别，却无法作进步落后之分。人类能够突破自己的局限，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和错误，在否定之否定中趋于全面和正确：了不起！窒息艺术创造精神的学院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法国首先被轰毁，不能说与中世纪艺术的恢复名誉无关。从此以后，枷锁打碎，思想解放，艺术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再次成为表达心灵的工具，并由此而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的精彩好戏！窃以为，这对我们亦有极大的启发。

书中还谈到其他事情，这里不能一一提及。想要专门提出的，倒是另外一点。

造型艺术，我一向以为与两类人发生关系，即创作者和欣赏者，也就是前者做，后者看。然而，为条件所限或所需，又有史家或论者以语言文字为中介，沟通创作与欣赏，将原本是直接的关系改为间接。在下自己从事的，正是这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常为自己无能在语言文字中找到一种与造



型艺术直观性相对应的可视性,而生一肚子的窝囊气。读《艺术之路》,不免想从中偷学几拳,好去卖弄。不料,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既不是克洛岱尔未能像艺术史家那样条分缕析,面面俱到;又不是他的文字可视性未能达到我所期望的绘影绘神。问题在于,他的文章属于随笔性质,他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应是同他一样的人,是应见过“那些作品”和到过“那些地方”的西欧人;为此,他在写作时,心驰笔踪,悬河泻水,想必不曾想到为另外一类读者多少做一些起码的解释。那么,这部文集即使在西方读书界,也是“阳春白雪”。或许是克洛岱尔毕竟与我们有缘,《艺术之路》能够译成中文,同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作者如在天有灵,应该高兴。可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上的我们,尽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图册和电视等传媒,终究对“那些作品”和“那些地方”比较隔膜,读此书时难免会在作者的滔滔雄辩中,有如堕云雾之感。补救之法,在于多加译注,甚至多加插图。然而,在行云流水的散文后面拖上一大串注释,未免学究气太重,也妨碍对原文的欣赏;至于加图,一则有违丛书体例,二则不是原版格式,殊难决定。此法既不太可行,就只能仰仗读者诸君自己的学识见闻和悟性;好在我们有讲“空灵”的传统,读书不求甚解,了无大碍——唯独苦了译者。

扯了以上这些语,未免自问:这算是序么?

啸 声

一九九六年四月下旬于北京百万庄

目 录

译 序/001

一 荷兰绘画导论/001

二 西班牙绘画/046

三 病人的梦/077

四 法国十二三世纪大教堂的彩窗/089

五 艺术之路/103

六 随记几则/113

七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120

- 八 关于音乐/130
- 九 阿瑟·霍耐格/137
- 十 《诗篇》与摄影/140
- 十一 骨骼/146
- 十二 宝石之神秘/160
- 十三 珍珠/171
- 十四 参观国联大厦/175

作者小传/180

一 荷兰绘画导论

通过简短的接触,想对荷兰这个国家给我的印象说出个名堂来,笔之于书,首先感到得乞灵于视觉记忆。在荷兰,一个人环顾四周,会找不到一个现成的范式,可以把自己的回忆,自己的想法,归纳进去。自然风物并没呈现一条一清二楚的地平线。天地之间,冥蒙不清:天,老是在变;地,凭借层层色调变化,通向一片空茫。这里,固然有庞然大物的山体,山山之间隔着座座水坝,也有陡坎也有斜坡,长长的路堤,断而复连,张扬和穷尽了地貌曲线,但我们的母亲——大自然,并没借以宣告什么主张,标举什么意图。没有深壑,没有奇观,没有险山恶水,甚至没有像卢瓦尔或塞奎阿纳那样的怪谷,没有任何对峙和突兀,像地动山摇时常强加给水乡的那样。这里的居民或游客,住在一片水域或植被上,广袤平展的台地,放眼向前望去,不会见到任何所欲之物而使人驱动两腿。一切都是平坦的,大片大片易耕的田地,可以围成牧场和花圃,随时焕发斑斓和盛产乳品。当地百姓以村庄、以钟楼,东一处西一处的树丛,装点地貌。笔直笔直的运河,沿两岸伸到极远处。绿草如茵的乡野,近处牲口一群群清晰可辨,远地里散成浅色斑点,望不到边。这里是种油菜的



低洼地,光照充分;那里是风信子和郁金香,色彩秾丽。凡此种种,都是可供我们确定方位的地标。然而,不论什么时刻,在绿油油野茫茫之中,你不会有静止不动的感觉。长空万里,随着阳光的增多和倾斜,总发生着什么,暗示着什么。不仅仅是光与影的无穷变化和白日将尽,广袤的天地间总会发生什么或酝酿什么。不仅仅是一股不断的气流,强劲如同风暴,润泽如同我们呼气,轻微如同在近旁讲话的人哈在我们脸上的热气。这气流由风车,一眼望不到头的风车,转动水轮,驱散浓雾。这种种观感里,不仅仅是时间的感觉,还有形而上的凝思,还有天人之间的交接,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万物演化微妙,各各不同。我们契入这样一种平静而整一的活动,或者不如说,契入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像在慢慢演进的活动,对一颗轻松的、放松的、宽松的灵魂,很快就不会觉得陌生。思维能脱略眼前事物,借静观而致广大。说斯宾诺莎(1632—1677)正是借静观,才得以构思其几何诗,想必世人不以为怪。海员习于目测,眼力变得快捷而精确。我们的内心深处,跟海员的精神状态不无相同之处:我们对直接面临的境况固然感兴趣,但对合适的环境则更有好感;我们甘于在事先作准备,但更乐于因势利导。这里的一切,都渗透海水,甚至青草和树叶,都靠从海水里提取神秘的液汁而生存。怎能相信,人的灵魂竟能逃脱这深邃的交流,须知少女的脸颊正是有得于此才嫣红如花。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里拟采用一种精神比较法。当我们内在世界酝酿着或完成着改变思想、感情和性格等大变动,当日常俗事外,也有像伟大的恋爱、巨大的痛苦、或艰难的改宗等壮举,当我们看到前面堤坝已